



工农兵文艺学习丛书

彻底批判 《创作,需要才能》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彻底批判《创作，需要才能》⁸

本 社 编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如圖 1-1-1 所示，在二相流中，由於液相的黏滯力，使液相在管壁附近形成一液膜，其厚度隨管徑而變，管徑愈大，液膜愈厚。液膜厚度與管徑之關係，可由下列公式求得：

100-1000-1000

工农兵文艺学习丛书
彻底批判《创作，需要才能》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2年1月第1版
197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072·241 每册 0.08 元

目 录

戳穿“特殊天才”论的政治阴谋

..... 江西省文艺大批判写作小组(1)

唯心主义“天才”论是复辟资本主义
的反动理论

..... 闻 栋(5)

肃清“先验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

..... 复旦大学“五·七”文科试点班 武齐文(18)

革命实践是革命文艺创作的基础

..... 唐岗川(26)

从“不是搞创作的料子”谈起

..... 慧 智(31)

戳穿“特殊天才”论的政治阴谋

江西省文艺大批判写作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精辟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主席的这些论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刻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来源和本质，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关于文学艺术源泉的种种谬论。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多年来大肆叫嚷什么：“文学艺术和其他工作不同，需要特殊的天才”，作者只要靠“自己的天才和习惯”，就可以写出作品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人的一切才能都是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们只有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得到知识，增长才能。文学艺术的创作才能，也是如此。刘少奇、周扬之流鼓吹的“天才”，是所谓天生的“先知”。这种“天才”，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创作出文艺作品？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文艺创作必须以生活素材作为原料，人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的工厂，而作家的才能技巧则是一种加工的手段。离开了工农兵群众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离开了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创作源泉，光靠什么“自己的天才和习惯”，是不能创作出革命文艺作品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说得好：“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

至于什么“文学艺术和其他工作不同”以及“特殊”云云，不过是幌子而已。刘少奇、周扬一伙打着这种幌子，无非是为了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否定社会实践是文艺工作者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基础。文学艺术和其他工作比较起来，当然有其“不同”和“特殊”的地方。但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文学艺术反映生活虽然是以形象为手段的。可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和数的概念一样，

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

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所以要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有其阴险而恶毒的政治阴谋的。

毛主席早就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按照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说法，文学艺术既然只是少数所谓“特殊天才”的事，那末，被他们诬蔑为“天生的愚蠢”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便只有被排斥于文艺的门外。他们正是用这个“特殊天才”论作为根据，否定工农兵是文艺的主力军，反对工农兵进入文艺阵地，以便他们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政，把文艺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作为大放封、资、修毒草，大造反革命舆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裴多菲俱乐部”。

他们鼓吹这一套，又是为了阻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他们妄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精神枷锁，把文艺工作者禁锢于大厦高墙、书斋琴房之中，凭借故纸堆和二二手材料去“闭门造车”，乞灵于什么“天赋”、“灵感”，冥思苦想，想入非非，进入所谓“眼睛一闭就是那些形象”的唯心主义的创作

死胡同，以利于为他们炮制封、资、修的毒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效劳。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并不是为抓文艺而抓文艺，为鼓吹“天才”而鼓吹“天才”的。用他们自己的黑话来说，叫做“用心良苦”，“有深意存焉！”这个“心”，就是篡党窃国之心；这个“意”，就是阴谋复辟之意。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周扬等一伙自命“天才”、不可一世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连同他们的一套骗术，终于被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识破戳穿，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教导，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深入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修正主义货色，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自觉性。

（载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唯心主义“天才”论是 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

——批判反动杂文《创作，需要才能》

闻 林

一九五九年八月，正当以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的时候，在天津出笼了一篇反动杂文《创作，需要才能》。这株大毒草，集中地宣扬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一贯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当时，围绕着这篇反动杂文，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内容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文艺的范围，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是否需要才能的问题，而是尖锐地反映了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这篇反动杂文，虽然早已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严肃批判，但是，它所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思想，并没有因之而消灭，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今天仍然是一项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战斗任务。

—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一贯地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宣扬文艺创作“需要特殊的天才”。反动杂文《创作，需要才能》十分露骨地叫嚷：文艺创作“需要一种才

能”，这种“才能”是先天就有的，不依赖人的社会实践，只有少数“天才”才有，“并不是人人具备的”；而这种“才能”就是文艺创作的“基础”。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对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了最深刻、最精辟的论述。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文艺作品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的产物，是第二性的东西。文艺创作，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通过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作家的头脑中，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的加工改造，用艺术形象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作家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唯一途径。这就清楚地表明，文艺创作的基础或源泉，只能是社会生活。至于创作才能，只不过是作家观察社会生活和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能力，它本身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第二性的东西，根本不是文艺创作的基础或源泉。没有社会生活作源泉，任何艺术“天才”都不可能进入创作过程，都不可能写出文艺作品。没有工农兵的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生活作源泉，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作品，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属于知识范畴的才能作为创作的基础，就是宣扬一种从精神到精神、从主观到主观的认识路线，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谬论。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才能属于知识的范畴，同一切知识一样，它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是后天才有，而不是先天造成的。社会实践是人的一切知识和一切才能发生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诚然，认识一个规律，常常是从少数人开始，然后普及开来，被多数人所认识，但即使这样，对少数人来说，也是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即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决不可能是什么“先知先觉”。人的才能有大小，知识水平有高低，这种差异是存在的。由于参加不同领域的社会实践，人的才能也就不同，这恰恰证明了才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并不是“先天造成”的。而且，能和不能，能力的大和小，它们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任何人的才能，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化过程，而促成这种转化的，并不是什么“先天”条件，主要的是社会实践和人的主观努力。刘少奇一类政治

骗子把才能说成是先天就有的，后天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得，这就否认了人的认识和才能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把才能看成是绝对不变的，因而否认了才能的有无和大小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这不仅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且是荒谬的形而上学观点。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口口声声叫嚷什么“文艺需要特殊的天才”，他们所谓“特殊的天才”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他们一再宣扬的所谓“形象思维才能”。他们要求“对有形象思维才能的人去培养他搞文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象思维才能”是既不属于感性认识，更不属于理性认识的“特殊”认识能力，“它并不是人人具备的”，是少数“天才”所独有的“神思”。用反动杂文《创作，需要才能》的话来说，具有“形象思维才能”的人，凭借“神思”就可以看到“月宫里的嫦娥和玉兔”。真是吹得神乎其神！在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看来，文艺创作有一条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完全相反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不适用于文艺领域，因为“艺术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同”。这样，他们就反对在文艺领域内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来指导创作实践，反对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进行抽象，反对按照逻辑规律进行思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是借助于概念，运用抽象的方法进行思维的。离开概念，就不可能进行思维。离开抽象，就不可能进行判断、推理，达到理性认识，就不可能透过事物

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思维，达到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达到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个认识规律是普遍适用的，文艺也不例外。当然，文艺有它本身的特点，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不承认这个特点也是不对的。但是，特殊规律都是受共同的普遍规律制约和支配的。文艺的形象性的特点，决不排斥在文艺领域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恰恰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引导作家正确地认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才能使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由此可见，文艺的形象性的特点，并不就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形象思维”论。妄图用“形象思维”论取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完全是枉费心机。

源于生活，但又不等于生活，而是高于生活，这是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创作要达到这个要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是根本办不到的，“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才能塑造出典型形象。这种典型形象，已经不是原来的社会生活，也不是粗糙的感性材料，而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现象，而且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这决不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天才”、“神思”、“灵感”、“冲动”所能解决的问题。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用虚构的“形象思维”论冒充文艺的特殊规律来反对认识的普遍规律，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当成存在的东西，用特殊否认一般，这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妄图用“形象思维”论这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黑货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招摇撞骗，鱼目混珠，以便把文艺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二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否认文学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把“天才”、“才能”说成是创作的源泉，就必然要得出一条唯心主义的结论：决定文艺命运的只是极少数的“天才”人物，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创作，需要才能》这篇反动杂文所鼓吹的正是这种反动观点。他们摆出一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凶相，挥舞着“天才决定论”的大棒，对工农兵文艺和革命群众运动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疯狂叫嚷群众搞创作是“灰尘满天飞”；“只有民歌”，“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就很难叫文化高潮”；咒骂工农兵群众创作是“吹牛”、“蛮干”、

“没有现实基础”、“幼稚得可笑”。这是他们长期坚持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文艺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充分暴露了他们鄙视人民和仇视人民的反革命嘴脸。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一贯鼓吹才能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所特有，广大人民群众则是“落后而黑暗”，“愚昧和盲从”，根本没有才能。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个英明论断。社会实践是一切知识和才能的唯一源泉。劳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战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是天下真正的亲知者，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他们最聪明，最有才能，不仅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一切精神财富包括文学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劳动人民的三大革命实践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垄断了文化，劳动人民在文化艺术上的巨大的创造力横遭摧残。但是，他们的文艺创作，却如疾风中的劲草，在反抗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地向前发展。鲁迅说过，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虽然没有士大夫文学那样“细致”，“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而且是文人创作的“新的养料”。历史证明了劳动人民具有伟大的创作才能。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和比尔·狄盖特，是法国的工人；全国人民最喜爱的革命歌曲《东方红》歌词作者李有源，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在劳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个鲍狄埃、狄盖特、李有源，他们创造了任何剥削阶级文人所不可企及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如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天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人民的才能、智慧的发挥和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污蔑群众、否认群众的才能，就是妄图在文化领域里推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主人的同时，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活动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反映群众进步的愿望和要求时，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宣扬反动的唯心史观，极力把领袖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抹煞人民群众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借口才能的差异，极端荒谬地把人分成什么“高级的人”和“低级的人”，分成“先知先觉”的少数和“后知后觉”的多数，极力夸大个别人物和群众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他们以拥护、颂扬领袖为名，行贬低领袖、抬高自己之实，无耻地吹嘘自己是无师自通，天生就懂的“天才”人物，以此欺骗群众，捞取政治资本，妄图达到他们篡权复辟的阴险目的。但是，历史一再证明，那些对抗历史潮流而自命为“天才”的家伙，尽管他们曾经骗取了很大的名

声，窃取了很大的权力，只要他们走上背叛人民、背叛民族、阻碍历史前进的道路，他们就只能象秦桧、汪精卫、王明一类卖国贼一样，被人民所唾弃而遗臭万年！

三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从他们的唯心主义“天才”论出发，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鼓吹：“有才能的、忠实于现实的作家、艺术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和生活实践走向先进的世界观”。反动杂文《创作，需要才能》通篇都贯串着这个反动观点，否认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两种不同的才能观，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否认才能，而且认为：人们从事变革现实的斗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才能。问题在于，是用无产阶级观点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去看待才能。在阶级社会里，人们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才能必然要受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世界上决没有什么超阶级、超历史、超实践的才能。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才能观。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欣赏和鼓吹的“才能”，是哪个阶级的才能呢？叛徒、特务周扬回答得很干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能搞学问的……应采取积极方针，要爱惜人才”。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所“爱”的，只是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